

A close-up, warm-toned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with white hair and glasses, wearing a dark patterned shirt.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a thoughtful expression, his hand partially visible in the foreground. The background is softly blurred.

刘苏

难忘的历程

刘苏

求索：难忘的历程

刘 冰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求索：难忘的历程 / 刘冰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
ISBN 7-5073-1648-3

I. 求... II. 刘...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1949~ IV. D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7718 号

求索：难忘的历程

著 者 / 刘 冰
责任编辑 / 张文和
特约编辑 / 张 瑞 王 皓
封面设计 / 黄俊杰/智道工作室
版式设计 / 郑 刚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销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嘉玮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850 × 1168mm 32 开 15.5 印张 300 千字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3-1648-3/K·691 定价：30.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作者简介

刘冰，原名姚发光，河南省伊川县人，一九二一年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曾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政治部青年股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六分校政治部青年干事、太岳抗日根据地岳南区青救会主席、豫西抗日根据地中共陕县、新安县县委常委、县农会主席，中共渑池县委副书记、宜阳县委书记，中共豫西区党委青年工作科科长。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一九五一年任中共河南省委青年委员会副书记，青年团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二年任中共河南省委青年委员会书记、青年团省委书记；一九五三年任团中央办公室主任、青农部部长；一九五四年任团中央办公厅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一九五六年调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一九七八年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九七九年并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一九八二年调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一九八三年任省委常务副书记。一九八六年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一九八八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九三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顾问。

责任编辑：张文和

特约编辑：张 瑞 王 皓

封面设计：黄俊杰/智道工作室



作者近照

第一位读者的话

(代序)

刘冰同志的这本书，以朴素而生动活泼的语言，叙述了他从童年到青年时期所经历的一些悲、欢、惊险的事情，真实感人，不编造情节，也不文过饰非。

刘冰同志出生在河南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里，可是用现在的眼光看，也就是刚够“温饱”的水平，可见当时农村经济的一斑。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和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致使国弱民穷。早已觊觎中国这块肥肉的日本军国主义，自不量力，以为可以一口吞下，在侵占了我东三省之后，又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因为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使得日本侵略者在短时间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在这危急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的希望，团结全国各族最广大的人民，依靠和发动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

刘冰同志所写的只是他在那一时期他接触到的优秀代表中的一小部分。有许多同志牺牲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是幸存者之一。所以他必须在有生之年，尽量

回忆记录下来，一方面是悼念牺牲的同志，一方面是让现代的青年人，勿忘过去，珍惜现在，继往开来。

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国强民富的民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只有代表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才能不断壮大，事业才能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个真理。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打江山如此，坐江山亦然。

古淑慧

2004年4月7日

目 录

第一位读者的话（代序）		古淑慧
第一章	童 年	1
第二章	求 索	30
第三章	踏上征途	45
第四章	新天地	68
第五章	熔 炉	83
第六章	到敌人后方去	111
第七章	在抗大一分校	129
第八章	上太行	139
第九章	随校教我“开步走”	149
第十章	反顽斗争	164
第十一章	红崖头之战	202
第十二章	参加“反扫荡”	221
第十三章	军转民从头越	239
第十四章	战斗在沁河岸畔	252
第十五章	在岳南	284
第十六章	打回老家去	311
第十七章	在济源、阳城的日子	372
第十八章	迎接新中国	385
结束语		481



第一章 童年

每一个人，自来到世上，就开始了认识世界，同时从能记事起也开始了寻找人生的道路。这是我亲身的感受，这个道理隐藏在我经历的事情之中，从朦胧到明朗，从盲目到自觉。

我是三岁多一点开始记事的。我生于1921年12月，开始记事大概是1925年。这一年麦收季节的一个早晨，天蒙蒙亮，全家人都下地割麦子了，母亲和姑姑带着我到打谷场上看麦堆，场边柿树林里满地散落着风吹下来的柿子花。我们家乡人每到这个季节，把柿花捡起来拌上面，放在笼屉里蒸熟后吃新鲜。我跑到柿树林里捡柿花，一边大声叫“娘，这里好多柿花”！母亲惊喜地回应着：“啊，好孩子，真的这么多柿花！”她和姑姑两人提着篮子也来捡了。我把手里的柿花给了母亲，在林子里捡到一根棍子，叫着：“娘，那棵树上柿花多，我给你打下来”。母亲说：“树上的花是结柿子的，不能打”，但我已经把细长的棍子捅到树的枝头上去了。“噙”的一声，一个马蜂窝被捅掉下来了，成群的马蜂向我袭来。母亲大声叫着：“快趴下”，我刚要趴下，母亲已冲过来抱起我就跑。姑姑喊着：“嫂子，朝场里麦堆跑”，她跟



在我们后面，一边跑，一边挥舞着两只手赶马蜂。我们终于甩掉了马蜂，跑到了麦堆里，母亲把我挡在她身下，呼叫着：“花朵（我姑姑的名字），我脊背疼，你看看有没有马蜂？”，姑姑过来掀开母亲的上衣，“哎呀，嫂子，你脊背被马蜂蜇了！”。听到姑姑这么说，我忽地从母亲身子下钻出来，看到姑姑用两个大姆指用劲地在母亲背上挤马蜂蜇的毒水。我哇的一声哭了，问母亲：“疼吗？”，母亲说：“傻孩子，马蜂蜇的，会不疼吗？”，听了母亲的话，不哭了。我跑到场院放家什的地方，找了一根赶牲口的破鞭杆，呼叫着：“娘，我去打马蜂！把它打死，谁叫它蜇你呢！”姑姑飞快地跑过来拦住我，这件事大概是我认识世界最早的记忆。

母亲自从被马蜂蜇了以后，这年秋天她病倒了，是什么病不知道。那时我不懂得要问，家里也没有跟我说过母亲是什么病。后来父亲请来了看病先生，给母亲号脉，开了药方，从这以后父亲经常到吕店镇买中草药，每次母亲吃药都要喝大半碗苦水。秋天过去了，母亲的病更重了。冬天连续几天飘着雪花，大地被白雪覆盖，天空灰蒙蒙的，家家户户关门闭窗，人们缩着身子，呆在寒冷的屋子里，等待着天气放晴，在这个时候母亲去世了。大人们把她往棺材里装的时候，我才知道娘去世了。我哭叫着，去拉母亲，父亲狠劲地把我抱走了。在院子外面的雪地里，风呼啸着，我哭叫着，父亲一个劲儿地说：“好孩子别哭了，你娘没死”，等我和父亲回到家里时，我们住的房子里只有一口黑色的棺材，母亲再



也见不到了。这是 1925 年的隆冬，当时母亲只有二十四岁。

母亲去世后，最苦的是我的外祖父。他是个瘦弱的孤老人，没有儿子，只有我母亲这么一个女儿。外祖母早已去世，我从没见过。他们家只有三亩地，两间房，有个土坯围起来的小院子。那个年月，除了交税纳粮，所剩无几，外祖父经常吃不饱肚子，母亲去世后，老人再没别的亲人了，只有我这个四岁的外孙，是他唯一的亲人。他常来看我，每次都从集市上买一个火烧（烤的面饼）给我带来，然后拉着我到母亲的坟上，无声地坐在旁边的草地上，看着娘的坟头，呆上很久很久，然后把我送到我家的门口，他便默默地走了。后来外祖父也去世了，怎么去世的，我不知道。记得父亲领着我到他们家时，院子里冷冷清清，除了那条躲在墙角不咬人的老黄狗，叫了两声外，院子里死一样的沉寂。外祖父的棺材摆在屋子中间，一个大破碗装满了土，不知谁在碗里烧了几炷香，几缕青烟，在屋内缭绕，父亲要我跪下给外祖父叩头，我大声痛哭起来。这时来了几个人，说是外祖父的同族，他们把外祖父的棺材抬出来，我和父亲跟在后面，一直走到村外很远一块坟地，把老人埋葬了，这年我五岁，推算大概是 1926 年。外祖父死了，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母亲名叫刘荣。因此，知道他姓刘，这位劳动了一辈子的穷苦农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多大年纪，我一直也不知道。根据他当时的相貌，今天判断，可能最多有五十岁。



母亲和外祖父的去世，对我是莫大的打击，家里人，村里人都说我是“没娘的孩子”。我不大明白，人为什么会死！为什么母亲和外祖父都死了，左邻右舍的大人老人说“命不好”。有位同族的爷爷，村里人叫他“老北方”，他说我“命硬”，母亲和外祖父是我给“妨死的”。他说“这孩子长大要干大事，当大官，要光宗耀祖”。这些话，当时我都听不懂，我只想着母亲的死是蚂蜂给毒死的，外祖父是没饭吃饿死的，我长大了要把蚂蜂都弄死，要把粮食给村里几个没饭吃的同族爷爷吃。我幼小的心灵想的幼稚，想的真切。

我六岁入小学，这一年是1927年。我父亲再婚，娶了继母黄金玉，是彭婆镇的一个破落地主家的老姑娘，她二十多岁，没读过书，不会做农活。家里人、村里人都另眼看待她，说她不会干活，“没本事”、“没有用”是“后娘”。闲言碎语给继母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并不感到她是“后娘”，她待我很好。村里人常问我：“你后娘待你好不好？”我告诉他们“后娘待我很好”。但他们不相信，总说继母坏话，“后娘没好的”，“后娘都黑心”。这对我是个刺激，我感到他们不公道。我为继母争不平，她到河边洗衣服，我陪着她，上地里送饭，我跟着她，谁对她不好，我就跟谁说“她是我娘，对我好”。每逢没人在场时，继母流着泪对我说“好孩子，你对娘亲，你是娘的亲人”。继母的话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这一年（1927年）的秋天，南军（当时老百姓对北



伐军的称呼)和北军(北洋军阀的军队)在河南打仗。两军大队人马常常在我家乡一带,你来我去地“拉锯”。南军纪律好,不抓人,不拉牲口,北军既抓人又拉牲口。我们村的青年人被抓了好多,马和大牲口也都被拉走了。老百姓为了防兵灾,聚集在寨子里,男人有枪的背着枪,没枪的拿着大刀、梭标,日夜巡逻,防止军队进村。他们发誓,大兵如果强行进村,就和他们决一死拼。过了些天,我们村周围的军队撤走了,农民们才敢下寨子出村秋收,早上天不亮就下地了。

有一天,一大早突然来了很多当兵的进了村,挨门挨户号房子,说要在我们村里驻扎。大人们和青壮年从庄稼地里赶回来时,已来不及防备了,只好让大兵都住下了,我们家正院住了一个营部,旁边喂牲口放农具的院子里住了一个排长和一些当兵的。当兵的说他们原先是吴大帅(吴佩孚)的军队,后来投降了革命军(即北伐军),在我村驻防,要长期住下去。他们每天都在村子外边打谷场上出操训练。在我家住的一位营长不知是哪里人,村里人说他是“直隶侉子”,当兵的上操训练,营长在房子里躺在床上抽大烟。他经常打骂士兵,士兵们都怕他。有一次他抽完大烟,到旁边院子里转悠,发现那位排长没去上操,他用棍子把排长猛打了一顿。据说那位排长已经病了,几天都没吃饭,这一打排长病加重,高烧不退。当兵的要求营长给排长治病,营长说那治不好,是伤寒,他要营部的副官用棺材埋了。听父亲说,排长说我没死,家里还有年老的父母,留我一条命



吧！但营长不答应，硬要当兵的把那位排长装进棺材，抬到村外一个沟里给埋了。奇怪的是，棺材又抬回来了，放在那个院子的墙边上，用些谷草把棺材盖了起来。父亲说那个棺材底是活动的，一抽底板，人掉在坑里埋了，棺材就抬走，以后死了人再用。家里人听了都很害怕，父亲说，这是当官的吃空名，当兵的死的多，当官的就吃空名多。家里人都骂那个营长“不得好死”！父亲说的话，有些我懂，有些不懂。例如：“吃空名”，我就不懂是啥意思。当时我只懂得，人生了病就应当治，营长不但不给那个排长治病，人还活着就往棺材里装，营长太坏了，我很同情排长，恨那个营长。村里“老北方”爷爷说，那排长会到阎王那里告状，阎王爷会派小鬼把“直隶侉子”的小命勾走。我听了很高兴，相信“北方”爷爷的话是真的，天天盼着小鬼来勾“直隶侉子”的命。

1928年，我已七岁了。父亲让我到距我村一里路的吕店镇完全小学上三年级。第二年从洛阳来了一位张笑峰老师，他给五、六年级讲课，听父亲说是他的一位好朋友。我父亲读过私塾，又上过新学的高级小学。当时在村里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张笑峰是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家在洛阳城关，他们两人是怎样成为好朋友的，我不知道。听说张老师为人正直，扶困济贫，常常帮助家境贫困的学生，对于地方官场、豪绅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之事，他不但反对，而且常常在课堂上进行抨击。

1929年的冬天，学校发生了赶校长的风潮。有一天



上午，我们这些家居镇子以外的走读生，一进校门，就发现校园里到处贴着红、绿标语，住校的五、六年级同学，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在校园里走动，气氛紧张。我们年纪小的低年级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不知发生了什么，也不敢问，只是悄悄地走进教室坐下来等待上课。过了一会儿，一位六年级的同学来到我们教室的讲台上，他说：“同学们，今天不上课了，我们举行罢课，上街游行，要赶走宋校长，他与区长叶干卿、乡联保主任常生松相勾结，欺压百姓，干坏事，这样的人不能当我们的校长”。这位宋校长，是丁流镇人，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也没问过，他干了些什么坏事，也没听人说过，但这位六年级同学一说，大家就都相信宋校长坏，并且都很气愤。在这位六年级同学带领下，上午我们上街游行，下午到镇子外面的大路上游行。这次赶校长的风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敬佩高年级同学敢孟反对干坏事的校长。后来听说是张笑峰老师发动高年级学生赶走了宋校长，这使我对张老师更为敬佩。

1930年暑假前的一个星期天，张老师到我家来看我的父亲，他两人在客厅一边喝茶，一边谈话，谈了很久——谈的什么我不知道。我父亲姚和礼在我们姚姓的家族中，论辈分他不算高，但他读过“四书”、“五经”，又在洋学堂高级小学毕业，我们家在村里属于第二大户，有三百多亩土地，他是当家的。他自己出身家境贫寒，从小受苦，十多岁时过继给这家同族地主，现在他当了家，在村里，在地方上他都受人尊敬。富人尊敬他是因



为他是读书人，县里、区里都有朋友；穷人尊敬他，是因为他常为穷人办事，为人公道、正直。他信仰孙中山，追求平等、自由、博爱。他给我取乳名金星，学名发光，字明堂，父亲说，你是夜里生的，星星在夜空虽小，但它很亮，光芒四射。由此是否说明父亲当时是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呢！因为他死得早，没有更多事实能说清楚。他与同学们都敬重的张老师是亲密的朋友，使我心里感到高兴。

放暑假的头一天，张老师又来到我们家，父亲把他领到客厅后，把我和继母都叫来，他说：“星儿，你下学期要上四年级了，我把你交给张老师，认他作干爹，你就是他的干儿子，以后你就跟着干爹上学，你跪下，给你干爹叩头”！就这样，我向张老师叩了头，便正式成为张老师的干儿子。然后父亲让我和继母离开了客厅。这件事，我感到突然和奇怪，我不敢问父亲，只敢问继母，她告诉我，张老师人品好，有学问，爹是让你跟着他读书学好，但为啥当他的干儿子，我还不明白，后来我父亲去世后，我年龄也大了一些，才逐渐明白父亲为了培养儿子的良苦用心。

这一年的暑假很快结束了，父亲对我说，张老师不来吕店完小了，他在洛阳一家小学教书，过两天，就送你去洛阳跟他上学。对去洛阳上学，我是高兴的，因为洛阳是历史名城，是豫西首府，听说很热闹。张老师为什么要离开吕店碗小呢？我问父亲，他只说了一句：“小孩子家不懂得，”就完了。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